

◆精神家园

那片竹海

我的老家在一个叫竹山的小山村,那里的竹海青翠欲滴,随手一拍都是色彩饱满的油画。每逢山风吹来,竹尖随风摆动,竹叶沙沙作响,静态油画瞬间生动起来。

这是我儿时上学路上最美的风景,而这道风景只有在顶着烈日,爬上一百多级石板路,翻过山坡才能看到。登顶时山谷清爽的风,带着淡淡的竹香,将汗流浹背的我拥入怀里。每逢此刻,我会情不自禁,喊上两嗓子:“大山!大山!你好啊!”大山也会给我一阵阵“你好!你好”的回应。正是这一声声回音,一次又一次激励我继续爬坡上坎。而那片故乡的竹海,更是我在西藏当兵时的精神源泉。

2011年新兵下连,我第一次入藏。入藏前,对高原的印象,停留在那些绝美的旅游大片里:雪山、碧湖、青草地,藏羚羊肆意奔跑,雄鹰展翅高飞。可真正入藏后,才发现这些风景只存在旅游区。我部所在的阿里,大部分地区是戈壁滩,举目四望绿色很少。

高寒缺氧加上极度干燥,让我这个“小白脸”几天就晒脱了皮,嘴唇也干得开裂流血。恶劣的气候让我这个首次入藏的新兵蛋子吃尽了苦头,连续一周的高原反应,感觉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稍一走动就会气喘吁吁,嘴唇发紫。最难熬的要属晚上,钻心的头疼,让人无法入眠。可人在越难受的时候,就越希望看到绿色,也许只有那绿油油的植物,才能摆脱身处“生命禁区”的绝望和压抑。

下连后不久,老班长跟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多年前有一个四川的老兵,来了阿里后十分想念家乡的那片林海。加之当年交通极度不便利,他长达数年待在高原。退伍那年,一到拉萨,他抱着路旁的大树大哭了一场。一开始,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点怀疑,但在高原待上几个月后,这种对绿色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好几次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故乡那片翠绿的竹海,又闻到了那淡淡的竹香。从此以后,每当我因高原反应睡不着时,就极力引导自己回到那片竹海,这样我的心就能慢慢平静下来,并迅速进入梦乡。

记得那是我下连后留守高原的第一个冬天,阿里的气温已骤降到零下四十多摄氏度。虽已“里三层外三层”穿了六件衣服,但只要一出营房,刺骨的寒风就能钻进身体。我部的使命是为新藏线保畅。特别是每年冬季大雪封山后,有不少因雪灾被困的群众需要救助。一个平常的冬夜,我所在的中队,就接到了前去救援的命令。由于路途遥远,加之需沿线清障,部队走了一天,才走完一半路程。

也是在这次救援途中,我才真正见识到风积雪的厉害。山上的积雪被风刮到山下,往往只需几天,原本还畅通无阻的道路,就会被积雪堆满。由于车辆携带的燃油有限,救援点还在上百公里外,为节省油料,连长决定夜间休息不开空调。大家十来个人挤在宿营车的车厢里,床是车上自带的折叠床,下面就是一层帆布。被子也就是随身打包的军用被,一半垫着,一半盖着。

大家默默脱下大衣压在被子上,其余衣裤一件都不敢脱,紧紧裹着被子,希望能包裹出一点热气。白天带着的“雷锋帽”,也没有一个人摘下。也许是白天执勤太累,也许是实在太冷,大家都在辗转反侧,却没有一个人说话,车厢里只有折叠床的“吱呀”声。借着车窗透进的点点星光,我看到大家呼出的热气,瞬间凝聚成了军被上的一层寒霜。我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睡着,还有几十个受困群众等着我们救援,没有充足的睡眠,第二天怎能胜任。

可越这么想,却越睡不着,伴随的还有剧烈的头疼。这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大半夜,我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再这么下去,明天我都要别人扶着走,更何谈救人。这时我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告诉自己不能胡思乱想,还是用老办法,想想老家那片竹海,想想故乡那片绿色。这么想着,想着,我仿佛又背上书包,走在那光滑的石板路上。在梦里我清晰地看见,自己豆大的汗珠滴在石板上,不一会就被蒸发了。坡很陡,路很长,但我一步一个石阶在走,记不清走了多久,我终于爬上山顶,见到了那片心心念念的竹海。

山间的清风,就像母亲的手,抚慰着我额头。林间的鸟鸣,就像父亲的话,激励着我前行。那一晚,我就像睡在竹林下的柔软草地上,天为被地为床,温暖的阳光透过竹叶的间隙,星星点点洒在我身上。梦里的空气特别清新,还带有一点竹叶香,让我睡得特别甜。

翌日,在连长的带领下,我部顺利抵达救援点,三十多名被困群众被成功解救。作为一名救援新兵,我也没拖后腿,不仅参与了救援,还完成了新闻报道任务。这一切,要归功于那场在高原上难得的美梦,更要感谢家乡那片竹海,是它赐予了我力量,让我又爬过了生命中的一道坎。

(董中涵,任职于新邵县人民政府)



山光水色

杨萍 摄

◆乡土视野

春来荠菜香

林日新

近日,我打算到省城儿子家去一趟,问在那里带孙子的老伴需要带什么东西。老伴说:“你去挖两斤荠菜来吧。”我说:“还没到三月三,挖荠菜干嘛?”老伴说:“孙子要吃荠菜馅的蛋饺呢。”一听是孙子要吃,我连说:“好的,好的。”于是,我拿着一把小刀,提着小篮子出了门。

时值正月末,寒意仍浓。走在田野阡陌上,除了山边的几丘油菜花,其余地方是一片荒凉,眼见之处尽是蜡黄的枯草,到哪里去找荠菜呢? 我的思绪一下穿越时空,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那时,荠菜是最常见的充饥之物。每次我与妹妹穿梭在田间小道和荒山野岭扯猪草,一看到嫩嫩的荠菜就把它扯起,放在事先准备好的袋里,不让它与猪草混在一起,为的是拿回家让母亲做荠菜羹。那时,缺油少盐,荠菜只在开水里焯一下就吃。如此长时期地吃荠菜,把肚里那少得可怜的油水刮得一千二净,喉咙里直冒清水……

想不到,如今国家繁荣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荠菜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纯天然绿色食品,不仅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星级宾馆、酒店等大雅之堂,就连城市家庭的小餐桌上,随处也有它碧绿的身影。我对荠菜心存芥蒂,对吃荠菜很有抵触。每逢宴会,大家对荠菜等“绿色食品”狼吞虎咽时,我也只是伸出筷子,夹一两根塞进嘴里,象征性地尝一尝。

荠菜又叫地菜,别名野荠、护生草、地米菜、鸡心菜等。中医认为,荠菜有清热止血、清肝明目、利尿消肿之功效。民谚说:“三月三,地菜煮鸡蛋。”传说称,神

农氏得知不少百姓因长年劳作,常患头疾。他便叫人挖几苑地菜,洗净后,与鸡蛋一起煮,让百姓吃蛋喝汤。百姓吃了之后,头就不痛了,身体也慢慢地变得强壮起来。这一风俗,流传至今。

历代文人墨客曾不惜笔墨给予荠菜赞赏和推崇。《诗经·邶风·谷风》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杜甫年老落魄时,靠“墙阴老春荠”撑过“安史之乱”后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著名的美食家苏轼则是个“荠菜控”,他在《幽居》中写道:“荠菜挑供饼,槐芽采作羹。”在他看来,荠菜是他春日的主打菜,而不仅仅是尝鲜而已。宋代名臣范仲淹少年时家境贫寒,常以荠菜充饥,后写了《荠赋》以示感激:“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

我在田埂上寻了许久,也没挖到几苑荠菜,便向老伴诉苦。她便在电话遥控:“你要到油菜地边、荒山野岭或水渠旁才找得到。”我只得依言而行。果不出老伴所料,我很快在水渠边找到了绿绿的一丛丛荠菜。用不上一个时辰,我就挖起了满满的一小筐。由此看来,还是老伴经验老到,我这个几十年没挖荠菜的人还得多多操练才行。

翌日,我坐长途车来到省城。看到那苍翠欲滴的荠菜,孙子立即拿起一把,放在鼻子旁嗅个不停,连说:“好香,好香,今晚就有荠菜饺吃了。”老伴留下了一些,把其他的分成十来份,分别送给了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当晚,这些能干的家庭主妇便使出看家本领,或拌或炒或烩,荠菜的清香便在省城的空中飘飞……

◆人物剪影

忆母亲

苏作成

母亲总是那个默默付出的人,她的一生,似乎都在为家庭、为儿女而奔波忙碌。父亲性格柔弱,母亲便在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不得不充当一个“强硬”的人,因为她要用这种强硬撑起“家”的一片天空。她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她的生活节奏总是那么紧张而有序。

母亲曾经也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子。读书时,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然而,因家庭贫困,她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早早地踏上生活的征途。每当提及此事,她总是淡然一笑,仿佛那些失落与遗憾都已被岁月的沙漏悄然滤去。

母亲总是最忙的。她不仅要忙于工作,还要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除了在菜园和稻田里劳动,在家里,她的手中也总是拿着抹布或扫帚,不停地做事。仿佛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到充实与满足。

因为强硬个性,母亲得罪过一些人。但她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因为她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她的坚强与执着,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坚守自己的信念。

母亲还十分节俭,只要有饭粒掉在桌上,她就会捡起来吃掉。一块看去没什么用的小布,母亲也会捡起来,放到一个小木匣里。因为她在袜球鞋底的时候,会用上它。

母亲的爱如同春风般温暖,如同阳光般照亮我成长的道路。母亲的坚强与无私,是我人生的灯塔,指引着我不断地前行。母亲的离世,让我们倍感悲痛与失落。然而,她的精神与教诲,却永远伴随着我们。如今,我也有了我的儿女。毫无疑问,我会继承母亲的精神与教诲,来教育我的子女。

(苏作成,湖南省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我欠母亲一封书信

钟石山

母亲是谁
启蒙老师告诉我,母亲是娘,娘是母亲
我点点头,似懂非懂
后来,我才知道
娘,是我喊出的声音
而母亲,是我动笔就会心酸的文字

我从未给母亲写过信
平时喊娘的声音也很轻微
我怕声音大了,会喊落
她的头发,喊出她的皱纹
我喊娘,娘一般不应,通常只有肢体示意
当我走近,她就摸摸我的头
然后揩去我新鲜的鼻涕

我喊娘声音最高的一次,是八岁那年的早春
山开始颤抖,母亲却毫无反应
故乡桐江的源头开始电闪雷鸣
还下了一场撕心裂肺的暴雨

母亲把什么都给了我
我欠母亲的
却是一封迟迟无法寄出的书信
(钟石山,邵东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窗外掠过一只鸟(外一首)

曾彩霞

窗外,忽的一声响
一只飞鸟从眼前掠过
画出一条斜线来
它是上天的手笔
那么苍劲有力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
做什么呢,这么性急
或许是去参加田径比赛,快到时间
或许是情侣在呼唤,去约会
或许是宝宝饿了,去觅食
或许什么也不是
只是开心地向我展示它的自由,叫我羡慕

追逐它的影子
我真想大声呼住它
带上我一起去飞翔
尽管脚仍停在屋内不曾挪动
心却随它飞去了天涯

茶马古道

踏着茶马古道的青石板
一路寻找先人遗落的足印
山风里已闻不出马帮客酒透的汗渍
涧水中已听不清马蹄的和声
马帮远去的背影
跌落在岁月的长河里
了无踪迹

如今,我站在古道的凉亭边
看天上白云悠悠
赏漫野山花灿烂
听林间鸟啼虫鸣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古韵轩

海南小憩

肖克寒

一
蓬瀛渺在碧波间,
纷沓祥云可去还。
今得身轻稍放荡,
从容飞过万重山。

二
夜阑幽梦忆涛声,
初过琼州海峡晴。
待晓推窗闻渡笛,
凌霄花隔绿椰迎。

三
前来海岛享椰瓜,
顿忘红尘白浪沙。
忽听乡关飘大雪,
情思一夜绕梅花。

四
相映黄槐三角梅,
悬根老树伞门开。
池亭暂约微风住,
与话人生百味来。

(肖克寒,曾任新邵作家协会主席)